

# ( 奇情 , 少甜 ) N的性愛森林 ( 完結篇 )

作者: 仁秀郊

# 戚煒傑

我是舊制高校的學生N，相貌俊俏，朋友叫過我做模特兒。「站著給人拍照？」我覺得太無聊，推卻了。身高一米八三，有過一個女朋友。現在她為甚麼會變成這樣，我曾經毫無頭緒。

女友是同班同學，當時的班花。在中五畢業後，我們有很長時間一起逛街，看電影，做功課等等。她有種台灣人的感覺，常梳馬尾，眼大臉尖。她經常覺得鼻子太小，我習慣捏下去感受她流線的小鼻。

親吻她時，覺得她嘴唇比我小，而我們心跳加速。手總是不安份的遊走。那天訓導老師經過學校的廁所後，我捉了她進廁間，她穿著校服為我含了起來。我射得她整套校服都是，事後為她穿上毛衣，掩飾過去。但她身上有時流下我的液，這對當時的大家來說，是愛的證明。

在中六的某天，我和她在課室溫習，聽到呯的大聲，走去窗邊往下看，發現有人浸在血內。

他的名字是戚煒傑，是我由中一開始認識的朋友。在球場上，我們的時光很愉快。

我走近屍體，牽著女友，看見血斑斑的，碎肉模糊。有人哭了起來，我也落下了淚，落在他純白的手上。我握著他的手，希望和他再打一場籃球。

老師很快疏散所有人，圍成一圈，像在佔中時，阻止勇武派的左翼分子。我衝了進去，緊握朋友的手顫抖，「為甚麼要那麼快走，我們還有很多明天不是嗎？」

學校宣布戚煒傑自殺，動機不明。有人說是學業壓力，有人說是家長，有人說是老師欺凌，我都並無相信。他是一個樂天的人，整天派膠說笑話，上高登求J圖。

在他死的同一天，我和女友小晴到了下午人群聚集的地方，在黑夜偷偷撫摸起大家。戚煒傑的屍體已搬走，我望了向那處，然後大力地親吻班花小晴。她的身高一米六，要踮腳才成功和我親吻。我在校服外，搓揉她大大的胸部。

她發出舒服的呻吟聲，感覺她滲出了一點淫水。她是班花，從小六開始已有戀愛經驗，在她小時候，已被一個江湖背景的人中出過。聽說曾有江湖的大哥，圍在她身邊，迫她口交，她放學後穿著校服，露出白色內褲，續一為大哥服務。

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追到她，每晚陪她聊到夜深，節日送禮給她，平時裝模作樣，逗她笑，打籃球等等。

這次戚煒傑自殺，對我們的打擊不小。在夜我們用自己的方式為他憑弔。

在雜物房外，黑夜中，我掀起她的校服，撫摸她濕透的內褲。「不要，在這裡做嗎？」她半推半就。我的手更大力搓揉她彈滑的下面，趁四周無人，脫下了褲。

「戚煒傑，你在這裡看著嗎？」我以暴力撕開了女友的襯衣，胸圍內的乳房撐了出來。

她的雙乳巨大，像隻奔馳在荒地的牛。青筋遊走在雙乳，摸上去有軟熟感，像剛出爐的麵包。她的下體也十分新鮮，妙齡的少女，像剛被微波爐叮完那樣溫熱，期待我的進入。想不到我的女友異常淫蕩，想到她平日拒絕追求者裝作的冷酷樣子，蔑視毒男同學的神情，在我的控制之下，她是如何乖巧和渴求，我的肉棒更硬了起來。「今天不戴套，可以嗎？」

「慢著。」她欲罷不能地說。

望向戚煒傑死去的地面，我想起他的屍體，想起他未死時的身軀，想到同學、老師、社會。

「社會又如何幫助過他？政府又做了甚麼嗎？」我無名火大，將硬棒插入了小晴的陰道，她雖然應該有過性經驗，下體卻很緊，「是因為夜晚在外的關係嗎？」我想。

經過一輪的撫摸，以及猛烈抽插，我將全部注入了她的口中。她全部吞掉。「果然是我的好班花。」我想，「每個人都有班花，為甚麼我的班花特別漂亮？可以叫區花了吧。」

「你...好帥。」在夜我拖著她手回家時，她說。

# 連豆和婦人

在某天，我和女友如常，在校吃零食和散步。在校園的一角，樓梯的邊緣，我和女友在牆旁，看見連豆被欺負。有幾個衣衫不整的初中生，手持棒球棍，威嚇連豆。連豆是我在政事學會認識的初中生，生得矮小，左邊臉扭成一團，右邊臉是正常的，眼小鼻扁厚唇，戴無框眼鏡，在校經常有人追著他：「鸛鳩仔，鸛鳩仔。」他只好逃走。

「我是連豆討論區的管理員呢。」他有次撐腰得戚地說。我和女友不置可否。我和女友並無參與過欺凌，也無想過拯救任何一個受欺負的人。我以為心已經太沉重，我有太多的日常要面對，朋友、家庭、學業，女友。我並無法將任何人從泥濘拯救。小晴挽著我的手，我們在牆旁靜看。

一個叫A的學生粗魯地指著連豆說，「推我？想欺凌嗎？」

B說：「你這個柒頭，臉上一團屎，像個整容失敗的垃圾大嫗，怎麼不回家吃屎？」

C說：「他自己的臉就是屎吧。」

A指著連豆的臉說：「左面柒。」

B說：「右面柒。」

C說：「前面又柒。」

「後面又柒。」我無意中靜靜地說。

我抱著小晴，小晴的眼神，像是想幫助他，可是我再看，卻發現小晴雙目無神，單純在旁觀，像在看電視節目那樣。

A、B、和C拿著棒球棍，一起毆死了連豆。

連豆死後，那三人如常地上學。並無人發現他們，無人制裁。法律不是為有錢人服務，法律是為邪惡服務。正義並不存在，力量本身就是正確。那天後，我竟在日記寫下了這些看似瘋狂的句子。小晴在旁看著我寫字。「N、你的字很美喔。」她說。我拍拍她頭。

我竟覺得她雙目無神，像無靈魂的漂亮少女。

在親眼看見連豆被群殺後，我和小晴幾乎無法如常上學，我們的思想總是遊走，在上課時，不自覺地望出窗外，好像戚煒傑仍然未死，在窗外拍動翅膀和我打招呼那樣。

戚煒傑和連豆也已經死了，下一個會是誰呢？戚煒傑是我從中一開始認識的朋友，關係好，常一起打球，玩笑。連豆是我的學弟，樣醜而被欺負，我也曾想捉他的頭往桌上砸呢。我曾經想，連豆這種人，是注定沒有女朋友的。只是因為身高，已經輸了七成，再因為樣貌，已經輸了十成。連豆的醜，像是整容失敗的，而整容有可能使它變美嗎？

我和小晴並無這些困擾。小晴長得好看，腿像兩枝白蘿蔔，我高而外表不錯，即使無拍拖，也有學妹寫信給我表白的。

小晴和我牽手走在鐵路旁。

她問：「N，你說呢，我們吃甚麼好？」她疑惑地問。

「.....」我正想回答，在前旁的月台，有一個婦人跳進了軌道。因為時間之快，我竟下意識地伸出手，想拉著她。我摸到她的手，她卻在軌道上，很快被開來的列車撞成碎片。

小晴有點被嚇到。我望著一片的屍碎，竟覺它們像花，一片片緩慢落下。我握著了一片。

小晴的心神彷彿，像是有甚麼盜竊了她心靈深處重要的東西。

「你，要做嗎？」我問。

在車站的殘廁，我捉了小晴進去，她盡情幫我口交，她的樣子，和上戶彩有點像。感覺就是上戶彩在幫我含。她左舔右舔，我忍著不射，她卻舔我的袋，我握著她的頭，讓她為我深喉。「N，我做得夠好嗎？」她真心地問我。我說，「你做得夠好了，一百分。」

# 小學生

小晴學業優秀，在小學時曾和江湖份子玩得親近，聽說她是黑社會大哥的女朋友。她讀書成績很好，很多追求者。對於她所喜歡的，會全心去愛，看不上眼的，便視而不見了，戚煒傑喜歡過她，而她視而不見，而她真正當作不存在的，便是連豆這類的人。

她會令人有種緊張感，像是追求完美，或者要符合某種規則，她才會接受，一種非黑即白的感覺。她要麼冷酷地對待看不上眼的人，要麼熱情地服侍心中的人。

她和我走路回家，途中很多人跳樓，像下雨那般，像很多籃球散落在籃球場。我們並無報警，警察像潛藏的狼，在森林未知的角落。路上是一件又一件黑色的屍體，城市的味道愈來愈臭。很多肉都腐爛，很多人不再笑。城市的人在離島填海，也在地鐵建設新線路，地方之間互相引渡疑犯，我一邊走，一邊想到無謂的東西。

小晴仍然緊捉我的手，挨著我走。

在前面的一座學校，有幾個黑衣人拿著步槍衝了進去。這次我並無視而不見，追隨在他們後面，隱藏著。

黑衣人朝小學生開槍，見一個殺一個。我趁一個不為意時，打了他的頭，硬搶槍過來。他的同伴很快發現，很多子彈射了過來。

我拿著步槍和小晴跑上樓梯，黑衣人繼續屠殺小學生，像世界大戰時希特拉屠殺猶太人那樣。小學生一排排跪著，手放頭後，在哭著笑了過後，槍手一一擊斃。我在努力思考逃生的路，小晴目睹了這一切。

從後樓梯往下跑時，遇到了一個黑衣人，我開槍射中了他的肚。回到操場，只見堆積如山的小學生屍體，兇徒全走了。

小晴像很有壓力，像一條快斷的鋼絲，懸在半空，跌下去就是粉身碎骨。

# 巧克力

小晴崩潰了，哭了起來。她穿著校服，白襪延至幼細的小腿，散發青春的香氣。有個外表猥瑣的中年男人，跑過來。他戴著口罩，朝小晴的胸部捏了一下，好像很享受。他露出陽具，打了兩下將精液射在小晴的校裙上。她嚎啕大哭，我追趕那男子一陣，他跑走了，我回到女友身旁。

在那天後，小晴住進了精神病院，並無法上學。我每天為她帶飯，探望她。她失神得沒法說出話，很憂鬱的樣子。吃了許多精神病藥物，也沒法好轉。

我想，失去了朋友戚煒傑，連豆被殺，連女友也離我而去嗎？

我經常停留在某間市區的咖啡店，深思失去的一切。

一天，一個柔髮及肩的少女，看似十七、八歲，走來我身旁。她穿紅黑格仔裙，前髮染了銀。看上去卻十分可愛。

「這是我為你泡的巧克力，要喝嗎？」她友善地和我說。

我吃驚，接受了熱飲。

「不開心嗎？」她托腮問我。

「呃……是的。」

「做甚麼？我可以為你分憂嗎？」她問。

她的眼睛水汪汪，像很可憐，又關心我的樣子。我才想起她是這裡的兼職飲品調配員。

「我的朋友都離我而去了。」我說。

「為甚麼呢？」她好像希望了解更多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活在這城市就像受詛咒那樣。很多人生而想死，想從母親的子宮回到未出生的狀態。」

「哈哈。」她的樣子像是不明白，卻沉默代表我可繼續說下去。

「就像買保險那樣，如果你買了保險，便不會出事不需索償，可是你沒買保險，便會出事需要索償，你明這種感覺嗎？」

「不太明白。」她笑說。

「就是你生了很重的病，想去看醫生，可是看了醫生，會有病歷紀錄，那便影響你買保險的受保。可是你先去買保險，卻就延誤了病的治療。」

「有那麼複雜嗎？」她說。

我哀傷地點頭。

「那，你的朋友呢？」她問起我失去的朋友們。

「我不知會不會再見到他們，或我會不會很快見到他們。」

她流露擔心我的神情，有點急，說：「我現在要回去工作，收工再說吧？」

她收工後，我和她並肩走路。

「不如去我家聊聊吧？我爸媽不在。」她提議。

我十分憂傷，同意了。

來到她家，約有八百呎，是私人屋苑，家很乾淨。

進到她的房間，她說：「對了，剛才說到哪裡？」

我無法思考，朝她的小嘴親了過去。她也開始抱著我雙手在我胸背遊走。

掀開她的衣服，露出小小的乳房，粉紅的兩點，我朝它們展開舌攻。她的防線被擊倒了，主動地除下我的褲子幫我含。含得我很舒服，想馬上射，我撫摸她的頭。

不久後，我無套進入了她，她臉色紅潤，「您成年了嗎？」我問。她呻吟起來，「不告訴你。」她捉住我希望我插得更深。我將陽具插得最深，抽插一陣子後，全射了進她體內。

在射完後，她幫我含乾淨了下體。

在這件事後，我的心情舒坦了一點。我和那個女生保持固定的肉體關係，有時一日兩次，有時兩日一次，幾乎一見面就會瘋狂做愛。在戲院、球場、公園、商場、家中、音樂會、更衣室、泳池，她和我都親熱過。有少數是口爆她，她幫我全吃掉。多數情況我全射進她緊密的小穴。她好像很需要我。每次也叫我內射。

她的名字叫巧克力。

一天，巧克力和我一起去精神病院看望「她」。

她雙目無神地望向白色的牆。

我沉默無語。

巧克力有點關心她，嘗試打開話匣。

在這天，我們三人都無說話。而我望著她，看見她空洞的雙眼，想起她像被剝奪靈魂般，想起了戚煒傑的死、連豆的死、小學的恐怖襲擊、火車的跳軌、四處的跳樓事件，我突然明白了為甚麼他們會選擇死這條路，我在她的雙眼看見真正的黑暗和絕望，我明白了她為甚麼失去了神智，來了這裡。我握著巧克力的手。

如喜歡作品請Like 專頁: 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kind1elegant/>